

奏乞差防河將副

論知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數

奏請考校知縣令盜賊為殿最

臣伏觀條制約束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哀息及不尽捕獲者蓋由賞罰止于巡檢縣尉而不及知縣令故也臣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若知縣令則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部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現今天下縣邑有得人審往預為條教暗設方略既備之

有素則奸宄無能措手縱有竊戾終亦為之擒捕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已賊事而不留意故奸鄙得以自隱重為鄉村之患者良為此爾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遂廢其法甚謂無也况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官佐猶不免累邑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之吏獨不任其責乎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內銓共加詳定自命知縣令任內遇有強惡盜

賊并獲與未獲並即時批上印帝厯子候成考或罷  
任日校其殿最量立賞罰如此則當官之人各知儆  
功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奏乞糶官米濟民

臣竊聞日近甚有北近災傷人民流移往鄰路州軍  
逐熟尋有朝旨下諸路今州縣常存切恤恭惟聖恩  
溥施靡所不周然恐州縣拘文不能上副仁憫之意  
何則流民之所惟是歲豐物賤便為安居之地今並  
淮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是物價騰湧萬一

將來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歸業之期坐食貴穀  
必見失所彼時須煩縣官急救為患差遲則其救益  
甚矣臣以謂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價欲物貨之平  
則莫若官為糶給使之常食賤價之物則不覺轉移  
流徙為之患也臣欲望特降朝旨應有流民所聚州  
縣權將上供或軍糧米斛比現今在市價值量減分  
數估定價例將來更不必添長專差強幹官一員置  
場出糶直候流民歸業日即罷其約束事件並依昨  
來在京糶場施行收割到價錢却委轉運司和糶斛

斗米先數如此擘畫比之出粟賑濟所費寡而所惠溥惟朝廷垂意幸甚

### 論東南不可弛備

臣伏以杭州東南要藩控壓江海監轄司總領一路兵甲盜賊公事其間郡事皆邊江湖管蒲嘯聚蓋常有之而人情輕揚易為搖動當平居無事之日尚須隄防况值歲時不易編戶失業者多盜賊乘間伺隙可不預為之備耶臣竊知向來有南京曹鄆州廂禁軍三五指揮在彼駐泊前年盡已抽歸將來未曾添

填或聞日近亦曾差發前去猶未及元白人數臣欲乞朝廷因此灾傷盜賊稍多之際特賜輟那近郡廂禁軍三數全指揮往彼駐泊委自點轄司常切体量本路如有羣部盜賊州縣力不能制者立便相度人數差撥應副協力捕捉免致展轉結集騷動州縣

### 奏乞開修破葺口復三堂分故黃河水

臣伏見河決小吳繇澶魏息真流滄諸州乾寧軍境內北流至界河東折入于海詔旨順水所居使為河道不復修塞決口此誠治河之上策而千古之大利

也竊聞水官行郡縣畜方畧但欲循水繕營防竭而未議下流函納之利害臣詢諸道塗之言以謂向之東流自澶洲至鹽山皆独行不與諸水襍隄防甚遠猶或時有溢溢之患今既北行則與御河胡庠漳沱并合其在息奠之間稍自成川則無復為害下至五遜渠數道皆合于徒駭俱入御河直至乾寧軍界只有木門朴椿劈地三處流界河通而界河之道亦不甚廣濶既受衆水必須壅遏難行見今滄州界御河增減不常時或逆行乃下法不快之驗明矣即目未

甚湍猛而乾寧軍已告危急昇時万一秋水暴至界河流泄不迭則滄州御河亦恐泛溢為患宜乎預為之慮也臣竊謂治河之急最在先度下流之勢大禹鬲二渠播九河是也漢之設者所謂多穿漕渠以分數水怒 太宗朝紫河使者劉錫趙亨等亦曰治提隄防不若分水勢近年具二般之論皆其例也今濱滄州乾寧軍界乃古渤海之故地而大禹九河之下流自漢迄今皆為大河所經歸海之路豈數移徙而不離此境其勢使然也臣竊見滄州東北有三堂泊

縱廣皆有餘里下連海道地名黑龍港自來溥瀟  
流以為虜限近歲隄防失完見已淺陋但為汙瀦葭  
茨之地其西與御河破蔽口及范橋鎮相去不過三  
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東注泊內既滿溢則由黑龍  
港以入海其勢甚易臣在任內先曾差官相度才議  
奏請亟以解罷未果上其事今若稍興工開治以為  
河道決水入泊緣泊隄防有缺坏事更加增減以限  
積水此功一成不唯可以紓滄州御河泛溢之患莫  
得塘泊弥漫之北北道之形勝欲乞朝旨下水官相

度可法否施行

奏乞修疊京北驛路

臣近經過京北韋城長垣祥符等縣界多有積水衝  
注道路五七步至百十步泥淖沮洳往來車馬阻滯  
甚多蓋由官司拘文非時不敢輒差人夫是致因循  
如此臣竊謂三代之時諸侯之国道無棧第川無舟  
梁識者尤以為訖方今封域萬里皇華四達蠻夷面  
內藩方賤貢皆由此塗而出若使行李阻礙亦有司  
之失官也夏令日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皆所以便行

旅而使無病涉也近制秋毫夏稅賦輸納之際亦常  
舉行治道路修橋梁之令此皆民事之先急當官者  
宜為之預慮也臣欲乞特降朝旨下開封府界提点  
司指揮諸縣那官檢視道路應有水積泥淖阻滯處  
並許量事差倩人夫如法修葺須令高廣使往來者  
而不相妨其係溝河通流旧有橋道處即官中支破  
材植重別創造務要壯實可行車馬候了畢日令佐  
常切提舉遇有損坏立便完葺其外屬州縣亦乞下  
諸路轉運司依此施行如此則四方載乘負荷之人

無不均受其福也

奏乞重立不以赦降原免條約

臣伏覩不以赦降原免條勅因慶曆中屏前馬步軍  
司并開封府奏請軍營家口作過將欲敗露便即逃  
走指望赦恩即來陳首皆得原罪自此遂有虽会赦  
降不在原減條臣昨知應天府日有宣毅軍人家口  
犯在登極大赦前以百日限內不曾首後來改嫁又  
累經赦恩及德音減降近方事簇勘結成案有司拘  
文不敢斷放臣与僚屬商議以其曾經大赦難為却

科決十年前所犯罪名尋已別作施行訖伏詳元起  
請本為倚赦作過之人情深蠹書害須當戒厉及後  
來因事續降條勅亦多此比臣愚切度恐不謂再經  
赦宥或非時減降皆不得原減且再經赦宥動須累  
年冒犯之人容其追改前非時減降豈可預期而指  
望釋望哉諸如此類若皆不与原減是無知之人一  
時犯罪偶未發竟則畢生負累雖欲改悔其路無由  
恐非朝廷原情立法之本意又慮法意當然有司不  
能尽曉未免使人枉陷深文欲望聖慈許下刑法寺

重加詳明諸稱不以赦降原減條並謂犯事後遇赦  
降自當依法施行若事發未發間再經恩霈並許依  
例原減如此則德澤所施蒙恩者廣愚民抵冒得以  
自新

奏乞增修南京大內

臣伏以南國之東門當吳楚閩越舟車走集之會蓋  
周之橐內而周之北門也自建都迄今六六十餘年  
人物風流一時甚盛而宮居城缺未都修崇惟大內  
正門以真宗皇帝車駕巡幸曾駐蹕于此肆赦觀

酺因賜名重熙頌慶樓當時雖稍完飾然猶是雙門不改列郡之制內中只有御製詩碑亭子二座外更無屋宇俱是榛蕪非所以尊 執祖肇基之邦慰都人後望之志也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建京制曰可陞應天府為南京正廣以歸德為名即以牙城為大內昷降畜修造事雖頒下即未施行天禧中知府王曾相度減省舍屋制別具備進呈乞行營建景祐中知府夏竦韓億相繼奏請乞改內前正街中隔城：祥輝門及正南外城崇禮等門皆作三門適值歲

時不稔并以陝西事宜未暇及此然亦逐次降朝旨令侯豐熟日奏取指揮嘉祐中知府張方平亦曾經畫得旨只是修葺過祥輝崇禮二門餘尚仍舊臣近叨守鑰目覩其事闕門推側棟宇隳頽蓋由守臣失于檢舉欲望 聖慈頒命有司今討畧王曾等所奏再行相度酌中制度修葺歸德一殿并前後門四面軒廊仍改正門為三門大約 不過一百餘間度其所費亦不甚多若自京師事材場八作司般革事造了材木量差工匠役兵等逐旋修葺亦不至勞擾若



謂間架稍多難為遽办即乞只降指揮應天府支破  
係省錢赴京西木場收買材植先其修蓋內門令稍  
合闕庭制度候工畢日漸次經營崇建屋宇等二三  
年間便可就緒庶幾興王白都稍為壯麗近圻別鑰  
得以尊嚴表式四方事躰誠重

奏乞差防河將副

臣伏以南京府城兩縣一鎮正当汴路教倉營壘官  
守民居夾河万家最為繁庶旧例每遇汴流泛漲即  
差府縣就糧禁軍防河本处兵官自当總轄近以諸

軍皆隸將下兵官更不統領准條沿汴合差防河兵  
級逐將依旧例權暫差撥即不言統領之官臣昨知  
本府日值汴水泛漲晁牒逐將下差撥兵級上河而  
本將官以別條非本賊事不得差委勾当逐官亦不  
得承受本條又無部領明文其差到兵級連夜在外  
將官皆不敢往前照管竊緣府縣地分約二百餘里  
兩岸擺舖不下數千人並無兵官管勾誠慮曉夕暴  
露失于提振深為不便臣欲乞今後如遇防河差出  
將下兵級許依賊彘火起條逐將下那將副一員上

河往來巡覷所募軍旅在外稍得整肅臣所起請只是乞令將副巡轄差出防河兵級即不衝改前後條貫亦不妨本處訓練等事

論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數

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美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并立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說論士之抱術畧懷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窄取人太窄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

軍皆隸將下兵官更不統領准條沿汴合差防河兵級逐將依旧例權暫差撥即不言統領之官臣昨知本府日值汴水泛漲鼎牒逐將下差撥兵級上河而本將官以別條非本職事不得差委勾當逐官亦不得承受本條又無部領明文其差到兵級連夜在外將官皆不敢往前照管竊緣府縣地分約二百餘里兩岸擺鋪不下數千人並無兵官管勾誠慮曉夕暴露失于提振深為不便臣欲乞今後如遇防河差出將下兵級許依賊藪火起

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收者使豪傑之士  
有老于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听言求士之意  
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舉矣良時對策者百人而晁  
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  
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廢寔不常至唐而特盛每遇  
親策矣良對科中等者常不下一二十人建中元年  
姜公輔等二十五人至元二年業執誼等一十七人  
四年崔元幹等十一人十年裴洎等一十七人元  
元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二十

五人室曆元年唐伸等一十九人大和二年裴休等  
二十二人自餘出素將相等數十科取人亦眾其  
得士者蘇懷蘇頌父子張說張九齡韓休裴迥楊紹  
崔羣韋處厚姜公輔牛僧孺元稹裴休皆出此選卒  
為輔弼名臣此外奇才博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  
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覽英俊有補于治道也  
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荐奉或許上書自陳被  
召者徑赴御史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  
超資與處分第四優与處分第五等即与處分內是

言之程式盖不甚名而推厚亦不甚厚至周顯德四  
年始詔遂處州縣依貢舉人式例別試解送尚書吏  
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十字內取文理俱優者方得  
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論或試于中書或試  
于秘閣合格方得御赴試其所試論題務要深奧每  
舉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盖以推恩过厚故取人益  
艱况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  
而應此科者尤号諛洽其程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  
亦皆于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采收施之為政必

須優于專經之人不為無益于朝廷也臣竊謂今來  
既定策等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  
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  
人數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為為上下入此等者只  
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僥倖者若恐更  
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  
充制科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  
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蔑有壅蔽之嘆  
矣

蘓魏公文集卷十九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

奏議

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上備 聖覽

論屯兵漕河大要

議疏濬黃河

奏乞罷起夫修支家河

奏乞減定淮南鹽價

奏乞移屯禁軍于真楚泗州就糧

謚議

司空侍中臨洺公晏殊謚元獻

贈太師王嗣宗謚景莊

駙馬都尉贈右僕射王貽永謚康靖

贈右僕射高若訥謚文莊

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上備 聖覽

因臣僚上言請留意近代事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  
故事日進五條曾未期歲省閱造遍嘗聞德音宣諭  
近輔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 陛下祇紹先烈勤勞  
萬機治理之間多用 仁宗故事外則稱英講讀經  
史內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矣治安之  
策固已溢黠聰而積怨深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  
陳者誠見 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怠故敢復  
僭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  
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

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宸扆之由听也臣欲望聖慈  
特奉慶曆故事詔史官學士朱錄新旧唐書中列帝  
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數事清燕  
之間特賜覽視所冀營燭未光輝增日月臣不勝慊  
之願于遠事後論其得失大旨同列遂以為例  
論屯兵漕河夫要

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經筵進讀 三朝宝訓至咸平  
六年契丹南牧 真宗皇帝嘗命輔臣條陳禦戎之  
策因謂宰相李沆等曰今已屯大兵虜未有隙聚兵

廣費民力何以充給自来建議河道營田多為帥臣  
所阻臣蒙伏聖問屯兵漕河孰長臣尋上對以為屯  
兵漕河二事相須關一不可蓋天下無事兵虽不用  
而邊防武備在乎戍守則屯兵不可闕也既有戍守  
必資糧餉積儲糧餉須由運漕小阻其費百倍是漕  
不可闕也方契丹連歲繹騷邊城謹備

真宗以露師累長歲思久控扼之術故語及營田說  
險儲糧贍軍之議蓋為息民止戈之漸而帥臣不能  
遠謀但於甲馬雄威反以設險為示弱故李沆又陳



功之難成蓋人 互執所見恭聽而行實為至便欲  
望聖斷決行是後雖與契丹講和然而營田終亦不  
廢至今沿邊以為大利又國家禁旅大臣兵多駐沿  
河州縣皆取運漕之便也臣故曰屯兵漕河二事相  
須關一不可臣退而伏思聖問淵奧皆經國裕民之  
先務臣前對陳淺不甚周悉輒復稽考書傳所載前  
世已行之事進言其一二仰備聖覽臣聞古者內諸  
夏而外夷狄故有甸侯要藩之限祭祀享貢之令蓋  
異遠近而別夷夏也遠人不服則侯伯之國得以文

告而懲艾之故文王命南仲伐獫狁城朔方而獫狁  
于夷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至江漢而淮夷未獻此攻  
伐征討之備素具故也秦并諸侯天下混一而強胡  
未服始皇使蒙恬將兵攻取疲敝中國卒無成功此  
無外禦之所致也韓安國將兵屯漁陽上言方佃作  
時請且罷屯 三月餘而匈奴大人上谷漁陽掠其  
人畜而去此失備虞之所致也自尔以來中國未嘗  
無戎狄之患郡縣未嘗无戍守之役千金之費歲月  
相乘由是轉漕運糧之策與為秦使天下飛刍輓粟

起黃腫直瑞反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道路所費凡卒國民力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卒國民力漢守滎陽軍無見糧肯何轉漕關中以給食糧道不絕遂興漢祚此運漕有策与死策相去之萬也趙充國擊先零請罷騎兵以步兵萬人田屯要害因由致穀威德並行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唐姜師度守易州始于薊門之北漲水為溝以隔溪契丹之寇又約魏武故迹傍海穿濟号平虜渠以避海道運糧者至今賴之此皆屯兵漕河前代之明驗也臣

聞帝王之都必據形勢故三代居河洛之間漢唐宅咸洛之壤我太祖皇帝嘗愛洛陽山川之勝始有建都之意用軍校李怀忠陳汴渠運漕之利遂東还京師此实聖断睿謀因時遠交貽萬世之長策今京師有汴蔡廣濟轉輸之饒沿边有塘梁營兵之固鎮壓夷夏踰于金湯非三代漢唐之可擬倫也臣頃在先朝頃聞令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嘗蒙神宗顧問汴梁興制利害方平奏曰古者建国必依山山川今國家都汴实據平夷之地所以為形勢者禁旅也資

禁旅者粟帛也所以富粟帛者汴梁也望戒有司以  
時開塞毋輒輕議天下幸甚 神宗深以為然審此  
言亦可見屯兵漕河之大要也臣愚僭易開陳庶幾  
上裨聖政之萬一

### 議疏濬黃河

臣竊以方今河北之患莫大乎河流未復故道冀瀛  
之間民被其苦者多矣雖朝廷遣使臣僚建議而疏  
塞之策未聞定論臣元豐日年知滄州日正值河決  
小吳北流入御河直注界河同入于海當時詔旨順

水所居便為河道不復修塞決口臣在郡日曾遣官  
按行及詢米民言以為向之東流自汴淵至鹽山皆  
獨行不與諸水雜提防甚遠尤或時有溢溢之患今  
既北行則與御河胡蘆滹沱并合其恩莫之間但淤  
漫濶遠稍自成田居占民田未為甚害下至五遼渠  
數道皆合于徒駭俱入御河直注乾寧軍界只有木  
門廣闊既受眾水必須壅遏難行臣至代遼曾上言  
乞先相度下流之勢竊見滄州東北三堂灤縱廣皆  
百餘里下流海道地名海龙港其灤西與御河破葺

口及范莊橋鎮相去不過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洪流  
東注灤內灤既滿溢即由黑龍港以入于海雖非經  
久之盡然亦足以紓一時瀛冀淤漫之患尋聞事下  
都水監不後來不漫施行近者都水相度欲開孫村  
口入故道若可行水則用功少而涂患多是為上策  
或聞以地近北京恐亦浸溢故議亦未決臣以謂何  
流泛溢未有所向災及州郡已五六年若不早為經  
畫異時夏秋大水則其患轉深矣臣欲望特降朝旨  
下都水監及河北轉運司合議孫村口若故道尚存

藍山海口不至湮漲可以承納下流即速計功開道  
万一以北京逼近及海口湮漲未敢便行疏導即乞  
重別相度滄州界御河破葺范莊橋水口增築三壘  
灤南隄以限水勢即開口放水由灤入海少寬瀛異  
積水之患便目下居民稍獲安堵然後別行經度久  
遠之利與其坐俟河清曷若兩畜以救其患伏望朝  
廷留意不勝幸甚臣陋儒淺識愚無他長点塵近班  
每慚曠職伏遇 皇帝陛下開廣言路博訪在庭敢  
竭所聞仰應詔者云肉食者鄙非有遠謀而狂夫之

言或蒙聖擇僭妄之罪万死莫逃

奏乞罷起夫修支家河

臣勘會揚州近得淮江發運司牒准元祐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朝旨令發運司總領開修楚州連水縣至海州石圍堰下運鹽河并創開支家河要見揚州管下縣分鄉村等第人戶立定式樣取索五等人戶內有係災傷去處及出役錢不出役錢人戶等事并放稅分數詣實供報本州雖已依應施行臣竊見淮南係災傷路分又得轉運司牒經冬未有雨雪請差官

祈求本州自十一月上旬于諸神寺觀祈禱備至並未有應訪聞民間尚未下得麥種已是過時乘春必是缺食若更起夫役竊恐民情嗟怨有傷和氣臣伏見朝廷故事每遇災傷之歲諸色工役並權罷免今來楚海及本路諸州夫亦非目下急務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下發運轉運司應係諸處夫役雖已

得許差朝旨以來今九旱並且權罷候將來豐熟日

再取朝旨所貴人情安帖定泯自息

貼黃議者或謂官出錢糧產在

人大乞妨農事但臣以為若雇募情急只合出榜招人自應募令來預行勘會取索鄉村限定人數諸

縣必須批數差科且不願行官司  
督迫也津避免如此何名產也

奏乞減定淮南鹽價

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之數最為浩繁尤藉每歲賣  
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以來連併不  
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之人侵奪公利而致然  
耳且頻海之地鴻鹵所生而又宿毫諸州連接京東  
西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以刑誅亦  
不可禁絕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  
既利于私易則官鹽無由出賣得行往、只是抑配

與妨郭人戶及過徑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  
夫鹽味之于人日食而不可缺者非同茗酷用之有  
時也以一路生齒之繁食鹽者不可勝計而百万之  
課前後登虧不同非昔之食者眾而今之食者寡也  
蓋未思所以制其本尔臣切聞向時數有建言者欲  
將一路官鹽設法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  
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概減價誠未易遷行若且于  
出產地分通秦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毫壽  
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遠絕則民間樂買者

必重而私販之人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苟度越一州而販入它州界則道路潛區必藉于隣境官司捕擄亦易為禁止也若行之三數年間課額稍登然後于近裏州軍一減裁減此誠移私貨官利之一法也

奏乞移屯禁軍于真楚泗州就糧

臣竊見真楚泗州枕江帶淮連接海隅四方輻湊最為繁會其間隱藏奸惡之人固亦不少伺間為盜未可不虞而州郡兵防曠久不講內楚州枕稍有備真

泗特為閩畧遂州虽有本城兵士數千人除差出外所存不過三五百人各占色役未嘗叫閱其屯駐泊兵士又亦不多平居無事以巡防坐舖尚或不足一有寇盜何以支梧誠宜過為之慮也臣伏見京畿諸縣界及近甸州郡各有就糧禁軍不少欲乞朝廷相度那移近下軍分逐州各與三五指揮往彼安泊如遇合該出軍則更互起發常田一兩指揮在州一則就彼糧儲稍省漕運之難二則張大州郡聲勢便寇盜不敢萌窺窬之心三又可以應援東南諸路緩

急討賊之備議者或謂建營久安重于廷移臣以謂  
近者棟遜逐處兵士廷補上軍其經棟指揮有少缺  
人數欲乞令本處相度將殘零兵士併入一般軍分  
就多依足數目空閑指揮便可廢罷却移此軍額并  
量差人員往逐州置立營房招填土人充軍仍遂旋  
叫閱候數足則別立將窠如此處置兩無所妨

謚議

司空寺中臨涵公晏殊謚元獻

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同知禮院蘇某議曰終官繇三

大理寺品而上得以謚易名非特寵貴臣而假優禮  
將因卹典而示勸監舉字之美惡視行之美否至公  
之道也其法曰主善行德曰元文矣有成曰獻唯二  
義之美合于故相司空臨涵公之行為宜矣司空神  
机警异品蘊夙就初起江介已被先帝知獎訓言  
敦勉許以遠至歷文館登植垣翼儲闈直禁署寵榮  
便蕃持過莫貳聖皇纂嗣注意高舊乃踐樞極乃  
贊家卿出藩入輔垂三十年而至于大任若其操履  
固端議論誠懇居官任職所至有聲說言嘉謨入則



造郝辟在近密見謂忠謹如張少儒居朝位除擬公  
當若崔貽孫至于好矣樂善特出天性平生以風鑒  
自許未嘗用喜愠加人此又人之難能也故士或被  
荐用者至有十數年間躋顯塗寔廊廡若故范文正  
實同列台司孔給事嘗代為御史又稱今觀文富公  
于上使振虜聘亦不以親疑為間昔胡廣與陳蕃並  
為三司漢之史紀謝安引从子幼度往備北陞晉人  
為善焉較之前良在我無愧可謂能知人矣公不私  
矣始以文執自著賈遠遊世進官早成遍歷華要總

凡有登宰府持憲綱主邦計爵祿名數極矣而處之  
若無有也遇事持正動循規準不為勢怵不為利回  
萬志文史老而益堅作為文章蹈道自信蓋得四教  
之忠信三德之剛柔禮之中和詩之溫厚傳經義以  
飾行事宜乎遭會 兩朝大節无玷可謂能保躬者  
矣有始卒者矣夫委質入朝當政任事有知人之明  
而濟以不私得不謂之主善行德乎保躬而由禮則  
行已而有始卒得不謂之文矣有成乎前考功狀司  
空功闕且告莖期請以元獻謚謹議

贈太師王嗣宗謚景莊

殿中丞充集美屏校理同知院蘇某謚曰太師少以  
雄雋聞于時起徒步進士會 太祖皇帝收攬天  
下才傑之士始就便坐親策詞藝而太師以文章應  
對稱旨擢在第一初任州倅則有強濟之存教以言  
抗上官上官不能屈時人固以奇才目之累守藩要  
更使別部咸有能績其最章者若說崔幹用兵摘  
甘陵謀卒禁淮南宰神仙去水土妖狐皆明識所照  
人以蒙利景得祥符間神放以隱避自高 先帝屢

詔敦迫功由真儒館以有道禮之予告歸終南朝之  
公卿大夫希風仰高歌詠相繼時太師守雍獨謂其  
賈名過實獵取爵位豪斷鄉里豈退士之節也歷疏  
誠之言極切至詔放徙崧山以避之其在朝廷風采  
尤厉任御史日請間行事繩糾在位無所顧憚及贊  
樞管方陳致治之要上頗開納又論折權貴不容私  
間當時或詆其矯激太甚而太師處之沛然不疑嗚  
呼古所謂正色立朝者豈近是夫惟春秋之義著微  
惡以勸來者因朝之制視爵秩以易其名在書有之

布義行剴曰景嚴恭臨民曰莊若其上事无隱微而  
能斷得非義且剴乎布政持法人不敢犯得非若且  
恭乎即是懿行合諸前典太師無愧矣謹謚曰景莊  
謹識

駙馬都尉贈右僕射王貽永謚康靖

殿中丞充館閣校理同知礼院蘇某議曰中令以名  
家子出綺紉中性若少成卓然有立刻意攻史志尚  
恬夷不以門閥自高思與英游共驚藹乎令聞見于  
士評 章聖皇帝雅知其美特所稱激扁王姬築館

甲族求僥衆歸清雅之範乃膺遼尚之思自茲責顯  
日隆眷待尤異内外使領多厯煩要時以珎符存錫  
銮輅四巡陪護王游顯相儀則在帝左右見謂忠恪  
今上續戎謨烈畝任勲矣存付節旄更委符竹所至  
之郡皆名雅劇以條教率下以慈惠及人物用怀柔  
号為吏師再朝京師自管樞宥當本兵之地通執政  
之司簡在上心朝夕納誨外強戎索内輯軍和敏于  
敢行不陂不倚深籌宏畫時多賴焉慶曆中夏戎款  
归與講成美皇祐間儂蠻騷嶺恭受伐謀功成不居

謙畏益甚名遂能退識量弥高歸全考終一節先玷  
謚法曰安樂撫民日康和德考衆曰靖議者謂中令  
以帝姻之貴樂民政之勤方時治平尤重外守鎮  
十數美声沛然得安樂撫民之義贊變机務垂五十  
年循晦遠猜不怙權寵臣處要地人無間言非和德  
考衆疇能及是有司告葬礼有易名旌勸之典非惟  
至公是徇伏請謚曰康靖

贈右僕射高若訥謚文莊

大理寺丞充館閣校勘同知礼院蘓某議曰僕射

純學懿行著于州里顯于朝廷而称于士大夫其為  
御史也推諷倖進不顧權戚疏論大慶外朝憲章法  
度之自出不宜集緇黃輩廣為供會請沿唐開延英  
故事進見輔臣使得從容坐論以究治道及在政府  
惠州郡兵戎稍冗革招募之法病文武官濫極陳泛  
遷之弊又傳丞相言斜封徵息一切願罷外戚附  
不可預政皆具為令王守忠叙遠岐路以求節鉞白  
以蒙其臣將用將帥之礼處之邪蹇永濟坐法寅緣  
欲覲牽復乃引受賕須臾赦遜官格以致之奏議恂

劇切于上主可于行而不主于激許所務周密良  
人聞知故其說言嘉謨時多不得而傳自始登延閣  
暨解几畚皆聯識金華日侍清燕授經播古切于北  
方上深嘆其辨洽歷二府通五期嘗謂不得其責  
行當引去會南師凱旋息章得罷識者謂其知止足  
行已清約不喜倍為蹈道自信譽誅如一雖位為公  
卿而家若韋布疾且革自云診証乘盤卒不進葯臨  
終慮後不以家事諉朝廷時人善其有始卒蓋古所  
謂知命君子者僕射其人乎惟易名考行之義稽于

擬諸形容宜擇其稱者謚法曰博聞而見曰文腹正  
志和曰莊若夫孝道古今而長于辨論是為博聞識  
造矣達而明治要是為多見直貴倖之勢而抗議毋  
撓是為履正當功名之途而處之不爭是為志和一  
惠大配二字之美諫茲遺德實唯至公請謚日文  
莊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一

內制

教書

明堂教書

麻

太師文彥博加食邑制

皇叔徐王顥加食邑制

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加食邑制

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加食邑制

卷二十一

一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一

內制

教書

明堂教書

麻

太師文彥博加食邑制

皇叔徐王顥加食邑制

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加食邑制

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加食邑制

卷二十一

一

皇弟大寧郡王必加食邑制  
皇弟咸寧郡王保加食邑制  
保康軍節度使苗授加食邑制  
駙馬都尉李瑋加食邑制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南平王李乾德加食邑制

赦書

明堂赦書

門下治人莫急于重祭嚴父孰大于配天昔者周公  
宗祀明堂而致孝鴻維 仁祖規撫路寢以尊親恭  
合古今之宜茲謂情文之盡肆我 昭考祿秩彞祠  
周爰羣策之長專崇一帝之配聖作明述事並功俗  
稽呂令之文則享以秋季紫魯經之載則日用吉辛  
允協靈心奉為常憲朕纂圖宸極承訓慈闈事舉于  
中禮循其舊講親慈之制一遵先聖之謨對越上



神俞受純嘏五躔來備三稔于茲屬才陽之底寧嘉  
河流之順復物無疵疠民用平康荷穹之降休致  
函生之蒙祉復會一郊之歲前詢七數之謀而軋象  
垂文晨覩房心之次朝儀取法是為政教之宮適及  
其時茲用展采陳千乘萬騎之儀衛極四海九州之  
貢羞皆欲有以致其嚴猶懼無以稱其德前期戒眾  
各揚職以盡恭先甲端誠中集虛而思道始欽紫于  
真館旋備物于大庭作主侑神帝與親而並享真視  
範及瓚荐暨裸以交行一純罄而高明歆四氣和而

諸福應有司已 事祝嘏既告以孝慈與物唯新風  
霆爰布于號令式均惠澤溥被敷天可大赦天下云  
延州要藩上郡旧境皇朝建彰武之節以開帥庭  
先帝寵王爵之封以賜朕履惟山川之巖峻本土族  
之敦厖宜加府號之稱周旌受地之地延州陞為延  
安府於戲合内朝之神事既因錫羨以推仁得萬國  
之歡心又將使命而知孝蓋布德行惠者非矣罔入  
任大守重者惟后克艰尚賴文武臣股肱碩輔共  
底績熙之治庶成忠孝之風咨尔群倫其体朕意哉

書日行五百里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之之主者施行

麻

太師文彥博加食邑制

門下季秋大享周公之禮見于經三歲親祠國朝以來著為令恭惟皇祐之制肇崇路寢之制稽察節文奉合彞典朕適遵先憲祇率旧章奠真祖而款殊庭奉昭考而配上帝休成熙事爰霈澤于多方乃春帝師預制儀于前識誕均神貺用獎王勲續以策

告于朝宋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十四百戶文彥博溫良恭儉明允萬誠受天純粹而生為國覓求而仕方仁皇之在御得元精之佐臣四方于宣文武見乎事業一相冢內謀猷著于幾康屢委柄而出藩遂傳家而佚老肆朕慕服渴見儀形起真拜于上司冀冀成于初改副文母之詔訪慰渺躬之寤思閔煩以摠賤之勞專任以代工之重四朝元老深有賴于謨明三事大夫皆仰承于矩度扁奔宗祈之典獲詢肆

類之文逮此屢息久當封于成國徇其謙請但增數  
于爰田唯邑賦與真祖示褒功而崇德於虜國有大  
賚蓋是富于善人惠于宗工期永錫于難老尚交脩  
于一德庶終譽于萬方惟竭乃誠同底于道可

皇叔徐王顥加食邑制

門下稽古 仁呈肇太室宗祈之典思文 聖考奉  
一天崇祀之祠朕祗適先猷稱秩元祀侑神作主克  
崇嚴父之恭與物唯新因霈自天之津式字庭号用  
顯宗英皇叔永與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

使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柱國徐  
王食邑一萬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千三百戶賜贊  
拜不名顥以旅屬之尊處公侯之上親則叔父爵為  
真王而德性明誠行能純備孝友內著靡待喬梓之  
規言動有常不越官坛之表而自苴茅建国列師奉  
朝名位並高親美莫貳建雍岐之雙節奄鳧緝之大  
邦正考之三命益恭顏淵之一善弗失惟詩書是好  
非礼義不設得先秦之古文幾同漢室識前朝之旧  
旧典莫如東平所謂邦家之翰垣宗室之儀表永為

藩輔上奉母儀此禮禮之休成錫純禧而均被告于  
列位寃以徽章增命教于王家廣土 田于邑戶仍  
于書詔賜以不名於戲積厚流光云自文昭之慶位  
高禮異抑由王行之矣茂對明婚之恩益增磐石之  
固可

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加食邑制

門下國家 六聖貽謀百年制禮在我 昭考崇奉  
親配帝之儀逮茲眇躬思維志述事之訓永惟大享  
之報遠協季秋之中時其宗尊實相熙典奉璋在列

儼乎陟恪之容渙汗均休厚乃褒優之命皇叔祖寧  
國軍節度宣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  
儀同三司持節宣州諸軍州事宣州刺史上柱國華  
原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愈  
天資渾厚躬服謙撝地承帝室之華系衍王家之慶  
其言甚大深如樂善之方力行有餘常事孝文之語  
自光朝之睦族首同姓以分封列沛留朝久席王侯  
之寃擁旄拜袞復兼將相之崇處貢不驕好礼有立  
方其與祭之日能謹事神之難雖百執盈庭皆奉各

揚之賤而三獻成禮允資終事之勤不有異恩曷彰  
懿行是用因美原之故壤郡苑陵之大邦再徹土田  
並增邑戶疇勲之典有國所先於疇歆我將之詩克  
昭先烈流祭邑之廣用獎親美祇荷尾鴻之休益思  
寅畏之戒永保天祿克終令名可

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加食邑制

門下天載無聲雖備物不足稱其德父尊莫抗非陟  
配何以昭其功故 仁祖所以躬太寢之祠 神皇  
所以專一帝之奉遷此三年之報率遵二聖之謨真

玉裸圭既畢儀而升燎垂纓委佩多顯相之在廷宜  
奉慶條首褒宗戚告于朝家用廣神休皇叔祖保信  
軍節度使庐州管内視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  
儀同三司持節庐州諸軍事庐州刺史上柱国安康  
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十一百戶宗隱挺  
貞端良寡躬循謹行天源之流潤為邦族之尊崇早  
分列郡之封位兼王爵繼荷陟坂之拜袂視公台執  
禮不愆樂善不厭經籍文史常置于巾箱車馬輿臺  
不踰于科品有大而能謙必豫位高而受命益恭屬

禮祀之慶成推渙恩而自近井田真食保增錫于戶  
封將相重侯故優崇于命數疇勳有典賦祿非私烏  
噶天祐我家宗戚固多于美懿祭有大澤寵章實異  
于等倫勿替統修以永終譽可

皇弟大寧郡王必加食邑制

門下朕歷吉季秋歲事 太室尊 聖考而配上帝  
克盡孝誠祈厚福以浸羣元式享渙号惟予介弟時  
乃宗英早緣帝子之恩已開爵土今拜大神之貺宜  
峻等夷皇弟山南東道節度襄州管内觀察處置橋

道等使檢校太尉開封儀同三司持節襄州諸軍事  
襄州刺史上柱国大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  
千九百戶必擢秀天枝分暉星采生知忠孝跬步不  
忘於君親夙慕善良比年已習于弦誦爰自勝衣趨  
拜捧日受封擁漢沔之節旄宅吉陽之疆土已崇上  
哀益知偃倭之恭雖處深宮如臨師保之敬屬精禋  
之竣事敷惠澤以均休爰即日封荐加優命增以軼  
田之賦衍乎食真之祖誕告大庭式揚熙霈烏噶大  
祀在事執膺所以惠諸侯宗子維城懷德所以固寧

宇思虞家為善之樂知制節謹度之宜期底大成無  
違策旨可

皇弟咸寧郡王保加食邑制

門下朕承列聖之休光荷文母之慈訓追養繼孝感  
時念親交於神明展嚴父配天之禮友于兄弟厚同  
氣異息之恩屬茲慶賜之行首率懿親之命告于庭  
采布乃言綸皇弟定武軍之節度定州管內觀察處  
實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定州刺史上  
柱國咸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戶百保

岐嶷之姿見于幼惠溫文之美有若夙成勝衣乃  
拜于官封授策已魚于將相未就外傳字書已習于  
奇觚早肄少儀行步不踰于佩玉適遘禋祀之慶進  
加命數之崇稽紫白章誕領徽典擁節旄于新樂不  
改故邦廣國壤于宜川耳隆昇渥戶田加賦幹食增  
封實均神貺之孚益重天倫之愛義兼敦睦恩越等  
威於戲祝嘏既告以孝慈成予精享公侯以為之藩  
屏翳爾怀寧惟詩禮可以飭躬惟仁義可以保國勉  
思遠度無忘訓辭可

保康軍節度使苗授加食邑制

門下行莫大于孝。以尊親為先祭則致其嚴。以配天為重朕欽承謨烈昭事宮昊歷季秋之吉辛躬三歲之大享樵蒸焜上既接禮于明神裸將于京遂昭功于聖考迨茲竣事推以渙恩褒嘉元戎重揚丕命保康軍節度使房州管内觀察使審置等使檢校司空持節房州諸事軍房內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苗授天資端厚性度沈雄傑然師帥之才奮于州縣戡之干戈

衛社隱若敵國之堅設喚臨邊悵無武將之体冒犯矢石保守封疆先帝知其才謀委成戎閫前歲于邊徼入長殿戶諫而有光寵至益戒以疾屢請辭劇弥堅解蘭錡之親兵領閔陞之重鎮精禋既戒祭貢預虔熙典克成宪章載錫加數邑田之廣衍封幹食之多履命非私酌功惟允烏呼听鼓鞞而思將帥舍不忘于旧勲守富貴而和人民尔宜畜于遠略祇服明訓往唯欽哉可

駙馬都尉李瑋加食邑制



門下朕祇適先謨欽崇神事惟大唯祖宗之敷祐敢  
忘報本之恭以禋以肆猷而展儀期盡克誠之孝粵  
在秋旻之季載嚴宗祀之文迄盛禮之休成賴庶工  
之助相嘉与勳戚同茲慶忻平海州軍節度泉州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師持節泉州諸軍事泉州  
刺史駙馬都尉上柱國平原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  
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李璋系出王門行如素士早  
厭紛華之習樂為名教之修 仁皇以旧家之親降  
虞嬖而欲貴 先帝以外戚之屬授漢節以隆恩而  
志不期驕動必由礼日恪位著奉昕朝而不違言敦  
詩書務時敏而有裕試守嘗更于方郡雅意盖在于  
本朝侍合宮之祠能罄齋明而莅事推大津之需宜  
優礼秩以均禧仍榮戟于泉山廣土田于安德戶封  
真食併用旌酌烏嘑神明之休詎非德之專享爵祿  
之馭富非有功者不承矧予旧族之矣夙稟教忠之  
訓不愆素守自保令名可

西藩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門下祭有十倫之義施爵賞以為先福者百順之名

本忠孝以自出朕祇祓陽館崇嚴祔宮配神穹昊之  
尊流津幅員之廣嘉與卿士同茲慶休便蕃優渥之  
恩固無內外之異告于朝采布乃言綸西藩邈川首  
領河西軍節度涼州管内觀瞻處置押藩落等使金  
紫金祿大夫檢校太保持涼州刺史上柱國寧塞郡  
開國公食邑四十戶宴封食一千一百戶阿里骨生  
有軼才少負偉畧稟天地之義氣得秦并之遺風奠  
塞外之封疆繼承列土擁河西之旄鉞坐護諸羗長  
雄一方作我西屏屬九筵之誦禮威威四海之駿奔

未獻其琛寔相予祀是用加命王宮之數視秩帝傳  
之榮增井賦于爰田廣國租于真食於戲尔有時享  
歲貢之恪史不絕書我有駿神觀改之方惠必及下  
既均承于純嘏宜益勵于忠規往守訓言克享天祿  
可

南平王李乾德加封食邑

門下朕稽五祀之文躬三年之祀歷吉季秋之序務  
誠太復之居嚴父配天既克成于能享加地進律用  
褒寵于有勞乃眷藩臣越在嶺表特推頒于優渥俾

共介于福釐推誠保節忠亮同德翊戴功臣靜海軍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  
三千四百戶李乾德氣稟溫仁志抱忠義席世芳于  
南國遵侯度于中朝扞城其民奄真朱戴之域要服  
者貢遠輸南海之珍自分王爵之封專擁將旄之貴  
憲章所被嘉忻戴以弥恭疆場無虞本綏懷之有裕  
爰奉宗祈之澤荐加命數之崇視秩三司疆封十室  
兼厚真祖之數併酬保障之功烏呼導揚神休自京

師而及于諸夏保守土宇和人民而莫若勤王益勵  
乃誠永錫尔祉可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二

內制

詔書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乞免明堂陪位詔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韓忠彥辭免恩

命不允詔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許將辭命免恩

命不允詔

卷二十二

一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二十二

內制

詔書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乞免明堂陪位詔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韓忠彥辭免恩

命不允詔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許將辭命免恩

命不允詔

卷二十二

一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特給假候母

親稍安日供職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上表辭

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蕪轍辭免

恩命不允詔

賜尚書吏部侍郎范百祿進撰成詩傳補注

二十卷獎諭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賜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賜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生日詔

賜新除校司空充保康軍節度使知潞州苗

苗授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門下侍郎孫固再上札子陳乞致仕不允

詔

賜新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

命不允詔

賜新除吏部尚書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績  
上表并札子陳乞致仕不允詔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坤成

節馬詔

賜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生日詔

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許將日生詔

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乞陝西一郡

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上第二表辭免起復恩

命不允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上第三

表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

詔書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勅門下三朝盛會禮見郡臣王公造庭奉觴上壽  
皇帝臨御五載恭巳端莊慶集唯新受朝享禮吾摠  
攬茂務叶助政綱虽克享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  
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之儀顧惟菲涼豈敢  
比隆于 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合于良規是日  
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東廡足以顯邦家之  
慶而行孝敬之風何必外朝乃為具躰來年正月一



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候 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  
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乞免明堂陪位允

詔

勅方平省所上表免明堂陪位事具悉朕消吉季秋  
有事太寢祇嚴 聖考涉配上神百辟諸侯咸肅雍  
于肆祀回朝回德宜顯相于清明暨閱奏封堅辭疾  
老諒久安于閭里重遠涉于道塗姑徇至懷益延上  
壽可免赴闕陪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熟卿比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許詔

勅方平覽所上表免明堂陪位事具悉卿宣明九德  
左右四朝解紱傳家結廬近甸三歲大事宗祀明堂  
粵唯庶工莫不來助矧我白老當相王儀忽覽封章  
之陳息辭筋力之德重煩者哲姑聽便安益固冲和  
用介壽祉可免赴闕陪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熟  
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韓忠彥辭免恩

命不允詔

勅忠彥省所札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才推時棟  
世載王勳先帝所知朕嘗倚用地官主計已阜邦  
財省輅提綱擢叅國論碩簽言之惟允在眷注之尤  
深具听訓言亟踐乃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不許詔

勅忠彥省所札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棟幹之  
材歷藩朝之寄勤勞著于兩鎮典領載于六曹擢置

近司俾承省務乃欲祈于避位豈未軋于注懷雖嘉  
歎之不忘固恭謙之難徇往輔予治毋煩固辭所請  
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許將辭免恩命  
不允詔

勅許將省所札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擢自甲科  
素推國器先朝籌縻之舊已試其才二丞綱紀之司  
乃命以位蔽自朕志無若爾宜勿至固辭以煩多訓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特給假候母  
親稍安日供職詔

勅安燾省三省奏批卿狀近為母患未安曾上表札  
子乞罷知樞密院除一在京宮親養遣未賜允許乞  
進呈事卿位冠樞衡任隆禮貌近緣親疾祈解政幾  
乃眷英髦方仰成而致治固嘗誨諭俾夙退以間安  
再閱叙陳備形懇至慮闕先嘗之餌特推予告之恩  
卿其志心寧其視膳竚聞病間即造朝趨其牀至懷  
無煩屢請可特給假候母疾稍安日供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賜起復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上表辭  
免恩命不允詔

勅安燾省所上表辭免起復恩命事具悉卿民宗國  
器先帝輔臣殫竭一心勤勞八載本兵之政方倚  
于撥成鉅創之哀奄罹于變故既踰易奠之制宜有  
奪情之思何執禮之不渝乃上封而固請雖喪期有  
數難遽抑哀而王事所埤當從權制所請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許詔

勅安燾覽所上表辭免起復恩命事具志執親之喪情何有極軀國之意忠不可忘卿早以經綸之才久參樞管之政惇然在疚猶爾踰時禮固有奪情之文爾尚堅銜恤之志封章茹痛雖諒于至誠墨經泛權亦從于故事勉副倚成之眷亟還機宥之司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蘓轍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蘇轍省所札子奏辭免恩命事具備論思侍從之臣翰林乃朕之極選文章論議之美當時則爾有重名已歷職于詞垣復試能于省部良嘉敏譽擢在禁巖况伯仲之代選亦朝廷之榮親辭之以義去諒乃誠用值其才固無所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尚書吏部侍郎范百祿進撰成詩傳補注

二十卷獎諭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裒緝繕寫

雖為二十冊上進事具志夫六義之文蓋溫柔敦厚  
之教四教之說有訓詁傳箋之殊雖同出于先儒或  
有非其本意是使後學各務名家鄉博識洽洽聞目  
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于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  
之得失補注其略細次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願助學  
官之闕奏篇來上講究甚明研味之餘嘉嘆無已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勅安燾卿稟天粹氣輔政累年方首秋鳴雀之辰乃

吉夢維熊之旦載頒醪餼用助燕私享此多儀介以  
繁祉令賜卿生日羊酒米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勅孫固侯屬首秋月惟初吉寔哲輔挺生之旦有上  
臺究錫之思厚牢醴之豐盈助家庭之燕喜往承渥  
惠用介壽康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麩等具如別錄至  
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生日詔

卷二十二

九

勅趙瞻仲冬初吉良輔挺生方陪幄之與謀記射蓬  
之襲慶錫以牢醴助其燕私益介多祥以贊予治今  
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檢校司空充保康軍節度使知潞州

苗授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苗授省所札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稟溫嚴之  
氣有沉毅之謀擢領十連入長三衛唯拱護周廬之  
重加訓齊卒乘之勤方倚宿名遽辭苦疾閔煩式政

特徇雅怀易節制于房陵析麾符于上邽中外均勞  
之寄可謂優隆偃息藩軍之餘無妨頤養復覽遜辭  
之奏何其謙畏之深雖嘉乃誠難從所欲所請宜不  
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門下侍郎孫固再上札子陳乞致仕不允

詔

勅孫固省所再上札子奏陳乞致事具悉繼親來奏  
備述至陳誠既以氣血愈衰為言又以公論不容為  
懼三復厥旨良用疚懷卿早事先朝位登樞宥之冠

入輔台德任隆喉舌之司僅閱歲期偶愆和裕將懇  
祈于謝事莫自弭于司憂且股肱大臣進退系乎國  
軀寒暑微疾休告具于令文勉專精神毋重憂畏佇  
聞勿葯之喜入副唯幾之哲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賜新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

命不允詔

勅趙瞻省所札子奏辭恩命事具悉卿早以才謀擢  
于要劇忠言佻論見稱二帝之朝武畧文經翼我万

樞之密與聞國政已閱歲期特推進位之恩益重本  
兵之寄尚形固避唯即爾後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賜新除吏部尚書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堯俞省所奏辭免恩命乞知絳州事具悉卿旧德  
老成中外瞻望再持邦憲屢告嘉謀朝有正臣朕所  
倚賴天官大遠久難其人今以命卿允協公論何為  
遜寵乃欲出麾雖云執謙寔昧朕意急服厥職毋用  
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梁燾辭免恩命不允

詔

勅梁燾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志卿才推敏明世篤  
忠厚再登坡省有彌縫衮職之勞擢長憲臺紆綱紀  
朝廷之益已布綸命遽閱需封夫進無偏私何傷于  
去就言盡誠寔豈廢于庶隅宜推是心函踐乃位無  
或固執以稽朝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視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

績上表并札子陳乞致仕不允詔

勅韓績省所上表并札子陳乞致仕事具悉 先帝  
大臣朕所尊禮矧惟元老嘗秉大臣宣力四朝有勞  
玉室內摠百揆著謨明徵諧之忠內殿三秦有鎮靖  
威懷之祐方圖碩哲為我翰垣再閱金章願懷印綬  
夫引年謝事雖批骸國禮經而愛君豈忘雅意宜念  
始終之義毋煩懇懇之辭益茂遠猷姑安厥服所請  
宜不允

不許詔

勅韓績覽所上表并札子陳乞致仕事具志卿勤勞